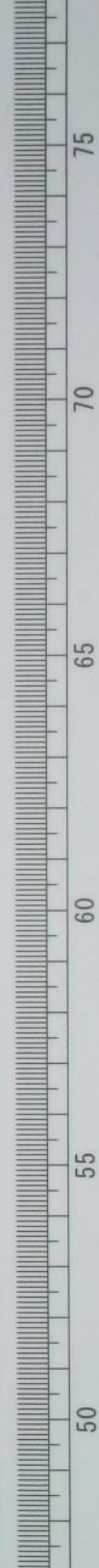


醫經解惑論

上前

武
351
1



冊 951
卷 1

國書

周氏

周氏

解惑論序

或疑叔不味中景

四拾四

氏

自有方技以來。黃帝內經尚矣。及周之末。秦有鑿緩醫和。宋有文摯。皆當世所稱良醫。而其方不傳。後世無述焉。獨秦越人有八十一難之位。實為方家關鍵。漢初太倉令淳于意。以善鑿召問。太史錄其事以傳。然其所傳。特太倉公所上醫案耳。非有成書可以刑於後人者也。及其季世。長沙太

史記卷之八

卷

一

卷

守張仲景善方且好著書雖以傷寒名家其實百病治法皆備於斯矣降自魏晉以鑿方立於世傳於後者不可勝數其誰敢間於仲景者要其能為仲景者僅可指數此其故何也論者以為時有古今政有南北人有厚薄病有緩急古方豈可以盡治今病哉於是家立異見人出新意鑿方之趨變日以滋甚殊不知仲景之方依內經

而內經乃鑿方之本故不通內經無以為方不學仲景無以驗經善學仲景然後可以知軒岐扁鵲不我欺也今我日本文明之化方技之盛結髮習醫者奔突閭里其中固有稱良工者莫不自言學經方有所受之觀其為方不過取近世小方而增損用之試叩之以傷寒家之言則不能答甚者不知金匱玉函為何書其或

稱仲景者亦唯知其一。未知其二。若然者。其於治人。願不殆乎。純不知醫而好為方。嘗竊以為自軒岐而下。方至仲景。可謂妙絕古今。後之鑿者。不為方。則已。其苟為方。當為仲景。然世莫敢為之。何也。豈以其難學。與抑將可為而不肯為也。予以是求於世。之為方者久矣。甲寅春。忽得師道父師道者。信州松本人也。少學鑿於其鄉清水。

先生及其能為方。專心致志於仲景。乃取傷寒金匱之書而讀之。比至戊誦。頗通大義。遂取傷寒家諸書而讀之。則稍起疑於魏晉以後。方書因又取內經及八十一難。反復熟讀。愈益有得。乃以其所得。自試方技於東間。伊奈之間。數歲取効不少。師道素有遊方之志。於是決策來東都。業鑿三歲。經彌明。方彌精。經以正方。方以驗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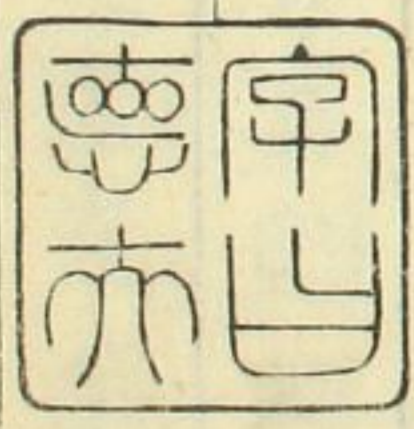
醫經解題
以經與方參伍相徵表裏正反靡不合應
乃知魏晉已降為方者漸失經旨學仲景
者亦不能盡其道也奮然用力以修仲景
之道為事頗有著述其一曰解惑論十餘
萬言未敢自以為是使純正其文理因序
之純不知鑿而好為方尤悅仲景嘗恨今
世莫能為仲景者蓋世豈無醫乎哉唯其
治經者不驗諸方為方者不考諸經是以

不成良鑿至於令人言窮經無益於方此
非言者之過為醫者之罪也師道獨能為
人所不肯為可謂豪傑之士矣予謂師道
曰苟明道足矣何以文為雖然子使予修
飾之予不敢拒之時師道方草藁每成一
卷持來示予予隨閱之藁未成半卷乙卯
秋師道忽病没年三十五嗚呼哀哉今茲
師道之徒伊原生持末卷藁半已成者來

見予曰希哲著此書勤矣不幸未及卒業而沒吾曹不忍藏諸私家因與二三同志謀刻而公諸四方且以不朽其人先生幸尋卒閱併賜向者所許序文則希哲雖死猶生之日也言訖泣數行下予應之曰諾取其書繙而閱之其絕筆處墨痕尚新予於邑久之謂別峯曰善哉子之為師道也子其勉之予雖不敏敢負前約乎往歲因

師道之請將作序已起草會師道沒寢不復作於是取前藁而略修改之因叙師道亡事以續之予未嘗學鑿何知師道所論是否予特惜師道豪傑秀而不實云爾元文改元歲次癸卯執徐大雪之日

信陽 太宰純書



文自區二五八八冊

五

五

景古堂

明和庚寅十月朔日

東江平鱗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醫經解惑論叙' and '清程郊倩曰'.

醫經解惑論叙

清程郊倩曰。醫門之孔子。則張仲景。而醫門之揚墨。則王叔和也。余續之曰。雖當時揚墨之言。充塞於天下。而孟子闢之。廓如然。至於後世。孔子之道。不明者。坐人不知古言。以今言讀古文。故耳。矧醫門無孟子。則仲景之法。何以廓如。不知古言。則經義何以晰然。故西晉以來。叔和之言。充塞於

醫經解題 卷之六 余
天下豈不悲乎。郊倩嘗作後條辯首辯傷
寒論三字。次貶僞例。乃始見仲景之太意
焉。可謂其功侔孟子哉。然其生也晚近。故
不知古言。至其註六經篇。與諸家無異。余
於是發憤忘食。朝研夕究。未能得焉。忽得
解惑論於泉菴氏。其爲書也。述素難仲景
一貫之旨。而悉徵諸古言。可謂千載之茅
塞闢之廓如也。豈不愉快哉。泉菴曰。此書

先人所著。嘗欲梓之。未果而歿。後門人謀
果其志。然余幼不能爲謀主。以故荏苒十
餘年。今也謀上梓。而力不足。可勝歎哉。言
已淚潛然。余曰。爲事者人也。使爲者天也。
子姑俟歲月。爾來復十有餘年。其間香川
吉益等之徒。蔑視素難。輕侮仲景。妄稱古
法。而殘害蒼生者。充於天下。其亂於醫道
也。蓋甚於叔和焉。泉菴曰。當此之時。此書

不行則益背先人之志也。遂命剗剗令余輩校訂之余亦喜此書之不朽於萬世故不揣不敏應其求云爾。

明和庚寅孟夏之望

東都盛菴小島瑞伯玉識



剗解惑論叙

夫仲景之為醫也。聖且神也。嘗作傷寒雜病論以立萬病通治之樞機焉。苟外仲景而學醫者。何異乎瘖繩墨而正曲直。蓋長沙之書文字簡省。意義玄微。加之王林和妄編次。前後錯亂。自非極力善讀者。不能得聖旨。故後世諸氏。雖各有辨端。而莫有得一之見。美聖

經已隱晦而妄藉盛行于世遂俾蒼生不得
免天柱之歿焉吾

本邦有唱古法者伎知吾方而不知吾意一
見表證則不察其虛實真假緊投發汗清涼
之劑而猶不解仍加煩躁語者又從
而攻下輕者致壞重者至死是豈長沙之意
哉先人嘗深悲之慷慨致力於仲景取傷寒

金匱之書研究日久竟合一具書正其錯雜
宋撫諸說附以自注題曰金匱玉函經類編
而以其簡快之多故未及卒業乃書其大意
名解惑論欲公諸四方以使世醫知其所適
從也艸藥將成享保乙卯秋天忽折其功嗚
乎哀哉時余未滿七歲幸為門人伊原某者
所養爾來漸長欲報之德昊天無極余每聞

此書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於戲先人著此書，
 勤矣。不幸未能上梨棗，朝憂夕思，于茲有年。
 矣。今命剞劂以繼先人之志，學者依此書而
 善，知仲景則千載之大惑一特覺悟。

明和庚寅孟夏信陽內藤繹泉菴謹識



醫經解惑論敘

余自幼好鑿，故有微知鑿者，則就問焉。有
 一貯書者，則借讀之。而聞今之世鑿書，雖
 多，其最善者，莫若龔雲林。乃求其書，以為
 醫之道盡于茲矣。然試其方，柰不如其言。
 何於是乎？始惑焉。又聞鑿，非熟讀內經，難
 經本，艸而探討。河間東垣丹谿立齋數家，

醫經角意言
則不可。乃求彼諸書，而復惑焉。又聞鑿非
菟羅百家，而兼通十三科，則不可。乃不擇
何科，隨在求之，而復惑焉。又聞中原之書，
雖詳，而地殊人異，時移世變，故用之今日，
不合者多。唯本邦近代名鑿之驗方，簡
便而適中，乃自濟民燈下規矩口訣之類，
以至諸家密傳秘方，求之復惑焉。又聞鑿

者意也。又理也。精意而窮理，隨時而制宜，
不全拘於方書，而後可致十全之功焉。苟
不知權變，偏信古人之糟粕，何得治病？又
聞天下之書無盡，天下之病無窮，檢無盡
之書，治無窮之病，皆得的中，此雖聖人亦
所不能也。唯取正傳入門回春明鑑一二，
而熟讀之，隨證投藥，積月累歲，則機變自

生於見病多應用自出於彼書中而百中之績可庶幾焉乃勤如兩說而復惑焉惑而求之求而惑之余心憊然偶有聞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畧二經總括素難本艸之要明辯陰陽虛實之機其言圓通其方神驗實為萬世之法群方之祖鑿而不精於此則枉殺人命暗受天罰明絕子孫令祖

先之靈自己之鬼無所依憑余於是愕愕然悚悚然乃急求之始得趙氏仲景全書讀之期年初如銜枚中如嚙糖後則復惑焉於是更取方氏條辯喻氏尚論程氏後條辯名古屋氏註解沈氏編註等書參伍照看識其大意潛心精思深考博尋忘食忘憂讀之數百遍且類脈類證類方類經

謄寫者五六次。纔如小得其本旨者。然後
有病而乞治者。則諦其脈證處。其方劑小
試則小效。大試則大效。無所不試。則無所
不效。又取內經難經讀之。覺其旨趣大異
於前日。乃如微會其一貫之旨者。後又取
諸家讀之。其得者失者。粗者迂者。怪僻者
駁雜者。鑿而深者。似是而非者。可以辯識

焉。爰知不深於此書。則雖悉治靈素本艸
難經而爲之論註。然皆虛文空理。必不得
其真也。又知不深於此書。則天下汗牛充
棟之醫書。皆爲惑己之具。而不能辯識其
得失也。又知向諸所聞。皆當用諸究此書
之後。而不當施諸未讀此書之先也。其後
又得清本金匱玉函經而讀之。乃知仲景

之三經本唯一書其本名則傷寒雜病論
而金匱玉函經蓋後人推尊之稱其要畧
卽玉函之略書也因悲大聖之金經支離
闕裂前後錯亂彼此雜揉俾後世不得見
其全體而明其本旨也於是不度固陋合
一三經分類次條正其錯雜更采撫諸家
註說間又竊附愚意補其闕裂名曰金匱

玉函經類編欲以備於同志之講究焉雖
既創橐而今衣食之求急而不遑成帙姑
藏於筐笥以俟歲月耳然而未知余之取
得盡惑而其所試皆偶中也欲問諸師正
諸友而窮鄉無其人將負笈遠求焉則亦
恐父母妻子之凍餒也因漫書夫類編全
部之大意分爲三卷名曰解惑論以求正

醫經解惑論卷之上目錄
於四方云。冀高明憫其愚。恕其僭。賜之鍼。砭以解余之惑。幸甚。

享保辛亥春二月下弦

信陽內藤希哲師道謹識



醫經解惑論卷之上目錄

醫論一條

醫書五經論一條

金匱玉函經論一條

傷寒雜病論原始

傷寒十居其七論

見病知源論

疫癘論

大易運氣論

外感內傷論

陰陽論

六經藏府要論

君相二火心主三焦論

脈法論

已上十三篇

醫經解惑論卷之上

信陽內藤希哲師道著 男內藤繹泉菴

東都小島瑞伯玉 同校

遠江鳥海寬玄 違

醫論

醫之有書古昔唯有本草明堂內經而已。然讀之乃為明醫。救死起廢述經立方。史記其事。傳贊其功者。豈非由勤讀而深思。寤寐顛沛不須臾離。諳記精識而得其一貫之旨哉。今之世乏明醫者。其由蓋有三。一師不知教弟子之道。二儒醫之書甚多。三世人不知取醫之道是也。夫醫之為職也。妙解五經而保護生靈之大寶者也。自非才高識妙不足任其責。

醫經解意
一
矣。豈庸才輕俊之徒所易學可到乎哉。故內經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聞聲；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啞癱咒病；凡苦手毒事，善傷者，可使推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嗚呼！聖人重人命，擇其才如此。凡世之趨於醫庭而受業者，或其親貧而多子，無家資之可分，或稟賦軟弱多病，而不堪於勞業，或素性輕俊無賴，而厭乎常產，或罷仕之士，卷土之農，拙巧之工，折本之商，犯律之僧，無他活計，不得已願為醫者也。

如是輩惡，皆高才妙識哉，而為其師者，率為飾門楣省勞煩，不擇其才，漫取為弟子，但教乎灑掃室堂，應對賓客，調劑方藥，切贈煑羹，而使其無讀書之暇焉。可謂賊夫人之子者也。凡醫書自唐宋而日多，至元明及近代最夥，其所謂儒醫云者，書生之遊於學校，而涉經學詩文，常弄筆墨，拾語摘句，輩或經試不第，乃還鄉里，不勝於農工商賈之勞，不得已向醫書，或幸任官職，公務之暇，乃閱醫經，略得其膚義，輒處方藥，當時多偶中，則以為得術，自號儒醫，揚面高人，妄著書銜於世者也。顧其為書，或主理解而極穿鑿，或尚奇恠而作妄誕，或謬解經義而逞臆見，或貪多務得而薰蕕相混，或徒啜前人之涎唾而續其謬，緊短多長，少無盡合於經旨者。仁齋所

謂儒非儒醫非醫者誠不誣矣。然而其文佞辯而可悅其言誇大而可仰其理淺近而易解。其方詳備而易檢。猶遊妓倡優媚嬉以惑人也。比夫五經之簡古奧雅不易解。則孰不敢棄彼取此哉。宜乎其書盛行而古聖之正法隱晦也。今醫之所習率皆此書。而其人魯重。唯執近用一二書。而精讀善思者猶得其長處。故治病有時立功。若夫輕俊伶俐。過目則解。務博好奇者。雖或讀五經不能深造。其胸中雜然無精一之見。甚者立偏見。自妄處方劑。不能全用定方。故治病得効者少。遂俾世俗有無學之醫反上手。博學之醫反下手之諺。可謂醫道之厄極也。凡世人之取醫也。全在夫輕淺之偶中。意氣之私好。便便之談。外飾之貌。名色之盛。至王公大人亦然。

凡醫人有高談孔孟仁義之正。大易運氣之妙。老佛之空。神祇之古。文章詩歌之技者。便以為良醫。敬而待之。厚而給之。殊不知老佛神祇之教。詩歌風詠之藝。皆各有專門。於醫雖不知之。亦無害矣。若夫孔孟之教。文章之學。則為醫者雖固不可不知。而不必深究矣。何則。專業之儒者。猶不能盡其道。况乎醫者。別有專門之五經。而欲深究之。則惟日不足。安能有究其他之暇乎。主張彼諸道而高談之者。必不深。夫專門之醫經者也。而王公大人反敬待之。反厚給之。故人皆以為醫之學如此也耳。其學醫者亦先專學彼諸道。以為售術之媒。至夫專門之醫經。徒供閣上之觀。或讀之者亦但賴近時膚淺之諸註。微知梗概。助其談柄。以為醫經如此耳。至其平

生所施用。彼儒醫之妄書。與家技之小典。其諸方率皆駁雜。輕緩施之。雖誤而不速見其害。故人見之。不以為誤。已以此為妙方。著之於書。授之於徒。以遺大枉之殃。其終自受冥誅。永絕子孫。可謂疏而不失也。吁。夫取如斯之醫。而託其身命。所謂抱石投淵者也。託之父母伯長。則不孝不弟也。託之妻子臣屬。則不慈不仁也。冀君子察之以知擇醫焉。醫家思之以勉其學焉。則生靈之大幸。而天地之參贊也。

醫書五經論

夫醫之有五經也。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而不通於六經。不可以為儒矣。醫而不通於五經。豈可以為醫哉。故凡為醫者。不可不熟讀之。精思之。而得其一貫之本旨也。昔人以黃帝靈

樞經素問扁鵲難經張仲景金匱要略皇甫謐甲乙經為五經。愚竊謂其未盡善焉。當以神農本草經黃帝明堂經內經扁鵲難經仲景金匱玉函經為五經。蓋本草神農嘗百藥為醫始之書。而明堂黃帝制鍼灸輔藥治所不及之書也。醫之治病全在鍼灸藥餌。則二經豈不列而可乎哉。靈樞素問本二書。而其作雖有先後。而其義相串。莫可別焉。故古已有黃帝內經十八卷之目。則當從之為一部。金匱要略本略出玉函經者。則當列其全書。是即傷寒雜病論。而後人推尊改稱耳。其說別論。若夫甲乙經。則類聚明堂內經。而間雜難經金匱等說者也。要之半得半失之書耳。故以此與明堂內經考訂異同。則可列之於五經。則不可。夫本草經錄草木金石之

可服餌以養生愈病者也。明堂經載十四經穴之可刺灸以去邪安正者也。二經相並活人之具備矣。然而不明其理而知其法則用之而不能各得其當焉。故黃帝再作內經論列人身之臟腑陰陽營衛氣血精神津液經絡俞穴四體百骸脈息筋骨皮肉毛髮之制。聖愚正偏壽夭剛柔之差。生平調攝之宜。諸疾之所起止。邪之所傳變。正之所盛衰。命之所死生。診脈察色聞聲觀形之法。鍼刺灸藥餌祝由導引按摩之術。而合之以大而天地四時。細而昆蟲草木。陰陽消長之機。五行勝復之理。五運六氣之變。以示用二經之法焉。君子而讀之。則身可以安。生可以長。道可以立。德可以成。子孫可以蕃衍矣。醫者而讀之。則萬病之無窮。盡得其情。而本草之

藥石可用。明堂之鍼灸可施。可以致十全之功。以壽天下焉。誠生靈之司命。万世之寶典也。然而其事浩繁磅礪。其言簡竒。其旨深奧。其理玄微。庸者不能解。惰者不能讀。縱有敏慧彊力者。讀而解之。而多眩惑於其浩繁磅礪。屈縮於其簡竒。動馳於徑路。遂不能以極其深奧玄微。而得其一貫之本旨焉。是以扁鵲述難經以發明其義。然而其言亦簡省。其義亦幽邃。尋常之英邁不能輒通其意矣。仲景生於東漢之季。以天縱之資。洞視四經一貫之本旨。感宗族之淪喪。傷夫橫之無救。乃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究万病之本源。極万病之變態。而盡脈證治法之樞機焉。其可通治者。則立六經以括之。其餘則別設篇以彙之。且四經之所說分明。而無疑者不

復贅其略而不明者詳述莫遺矣。其意欲與四經並行以盡其道也。於此乎向之浩繁磅礴者盡歸約向之簡奇者盡歸詳向之深奧玄微者盡歸著明。百世之後法從之不差。方用之心中誠四經之總括也。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後人稱其人爲醫聖。稱其書爲金匱玉函經。不亦宜乎。李杲曰。仲景藥爲万世法。號群方之祖。治病如神。後之醫者宗內經法而學仲景心。可以爲師矣。方有執曰。夫扁鵲倉公神醫也。神尚矣。人以爲無以加於仲景。而稱仲景曰聖。豈非以仲景之見諸事業。載諸簡篇者。皆表章天人股肱素難達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簡而易知。易能非神奇恠異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是故稱聖焉。賈太傅曰。吾聞古之

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語不虛矣。然醫聖也。書曰。論何也。論也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憤傷寒之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論病以辨明傷寒。非謂論傷寒之一病也。其文經也。其事則論其心。則以爲始事於戚。乃不欲忘其初。其多則惠我後人。其意則又不欲以經自居。易曰。謙謙君子。此之謂也。吾故曰。名雖曰論。實經也。雖然若曰。傷寒經殊乖矣。必曰。醫經稱情哉。程應旄曰。傷寒論之所以爲傷寒論。其立言如是。其立法如是。以此得爲古今一部醫書大全。夫書則安全也。法全則書全。卷之不盈一握。舒之膏澤天下。以此語書。傷寒論而外無醫書矣。以此語道。傷寒論而外無醫道矣。云云。嗚呼。三公之學。雖未全入於仲景之室。而其言則足以深知仲景矣。

蓋仲景之於四經猶論語之於六經也。六經理也。事也。論語辯也用也。凡天下之千事万理。六經盡載。莫遺焉。孔子示辯其理用其事之法。而後六經之本旨明。而万世人倫之道立矣。善治之者。乃可為聖為賢。以治國平天下。四經亦然。凡醫道之千事万理。盡載。莫遺焉。仲景示辯其理用其事之法。而後四經之本旨明。而万世活人之道立矣。善治之者。乃可為明為良。以醫國醫天下。若無孔子。則六經之正法不明。無仲景。則四經之正法不明。故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謂熟讀佩服優游自得。與我一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謂讀而易明其理也。予而不少違也。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非謂不讀而明也。予亦曰。金匱玉函既治。則四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止四經不治而明。凡後世儒醫日增月多之雜書。一閱則其是非得失。皆

得明辯而不為此所惑矣。倚嗟不亦偉乎哉。所謂既治者。先讀四經。通其大體。乃向仲景之書。如初學固不能棄註脚。獨通其意矣。苟取註解一二。得會其大意。則悉棄去。特就本文讀之。或類聚其同脈同證。同方同言諸條。而謄寫之。孳孳汲汲。忘食忘寢。瞬息夢寐。不須更離。讀彼讀此。讀而思之。思而讀之。毀譽之來。如石之於蜂螫也。窮達之至。如株之於風吹也。且讀而思之。又思而寫之。十有六卷之文。諳記精識。不遺一字。更善融會貫通。與我為一。此之謂既治也。於是讀四經。則其義莫不明晰。而符合矣。若覺有不明不合處。又反而思之。直至驗之於已。驗之於人。驗之於天地四時万物。而無一毫疑惑乃止。此之謂得醫道一貫之旨也。然後讀諸書。則其

是非得失。盡彰彰如分黑白。臨諸病則其虛實死生。皆瞭瞭如辯水火。而放手施治。乃可得十全之功矣。且夫四經去古既遠。不免乎有衍文脫簡。且後之諸氏。隨意增損論段。改換文字者。亦不少矣。如仲景之書。去古未甚遠。一經王叔和之撰次。雖有全編分裂。前後錯亂。論方遺漏。而熟諳通篇。則無大闕脫。故四經之言有疑。則皆須取斷。正於仲景。而可若唯從四經。而見仲景。必不免有是彼非此之惑矣。往昔如王冰。馬蒔。張介賓。輩。其於內經。非不善讀。而於仲景之書。徒讀文字。各逞己見。視仲景如等輩。不啻不敢取斷。正反或短之。故其所註。率失內經之本旨焉。又如述傷寒註。仲景諸氏。或徒逐前人之涎唾。或執自己偏見。不能自極力治之。故其所述。

皆有隔靴搔痒之陋焉。今天下無筭之醫書。皆不外於此二塗焉。則所謂雖多亦奚以爲。或曰。如子之言。則庸常之人。無論而雖稍有才者。亦不能至矣。曰。然。物理論曰。夫醫非仁愛之士。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予續之曰。非志一無二。不可學。非彊毅不怠。不可治。五者具而後可至矣。若夫所謂儒醫。輕俊輩。豈能得其髣髴哉。此學醫者之所當識也。

金匱玉函經論

仲景之書。明經籍志所載。凡九種。曰傷寒論十卷。金匱玉函經八卷。金匱玉函要略三卷。脈經一卷。五臟論一卷。評病要方一卷。口齒論一卷。療婦人方二卷。張仲景方十五卷。是也。

李文清醫學入門曰其門人衛沈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顛顛經今按經籍志無其書豈失其傳者也歟今所行于世但傷寒論金匱玉函經金匱要略三書而已其餘六種未之見也而觀晉唐以來諸書所引仲景方論皆出于三書而未有引夫六種之名者焉因想彼六種皆當後人或摘出三書之言或自作新說偽託名於仲景者而其本止三書也而玉函無仲景自序要略亦無之唯於傷寒論有序曰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辯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云云因竊意三書本一仲景名之曰傷寒雜病論而其名金匱玉函經者蓋後人推尊之稱猶夫春秋稱麟經老子稱道德經

之類也然則其名雖異而其書應同矣今之玉函經僅八卷而首一卷則王叔和之總例其次七卷之文與傷寒論大同少異但欽平脈法一篇而其所少異不過移易條件改換文字耳雖間有病論所無於傷寒論中者數條而亦不過剽竊脈經千金等說其文辭卑陋意義淺劣殆非仲景之筆者居多焉此蓋去古既遠其書殘闕但其方論多有載於他書中者於是好事者得夫殘闕之餘而涉獵諸書合考彼此牽強附會釐爲八卷者非復古之全書也然而究其所集則亦足以觀其大體焉但惜乎不合收要略三卷也夫要略卽傷寒雜病論之末六卷也但其首臟腑經絡先後一篇當拾收仲景本書開卷第一篇之總論與夫平脈辯證治法等篇之脫

簡者也。何以知之。今計其三卷之紙數條數。其書雖有闕漏而稍如傷寒論六卷之紙數條數矣。乃合三書而求其本旨。蓋前十卷万病通治之活法。而非偏爲傷寒之設也。後六卷但附錄前十卷之餘裔。而非雜病一部全書也。夫仲景之爲斯書也。正欲究万病之本原。極万病之變態。盡脈證治法之樞機。直與古聖四經並行以救万世生靈之夭橫也。誠可謂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也。故首立總論。以示万病之本源。次立平脈辨證。以示見病知源之法。次立治法一篇。以示補寫之要歸。立六經。以示統轄万病而施治之捷徑。凡其立法也。分六經以爲全篇之經。其首舉中風傷寒溫病瘧濕暍六病。以爲全篇之緯。然太陽主表病。陽明主裏實。少陽

主表裏之中。太陰主脾胃虛寒。少陰主腎氣虛寒。厥陰主肝虛寒。熱否格。以爲綱領。更述表實表虛。裏實裏虛。半表裏熱。上實下實。內熱痰飲。酒客宿食。氣滯瘀血。諸證。以爲小目。迺制汗吐下瀉。冷熱補瀉諸方。以盡鍼灸藥餌。標本氣味。奇偶逆從之妙用。又立壞病諸條。以示救誤之法。立勞復差後一篇。以示收功之道。其立六經以爲經。舉六病以爲緯。而述諸證以爲綱目者。示万病雖多。而感於外者。不過六氣。傷於內者。不過飲食勞倦七情。而至其爲病。則不過於在表裏上下。而爲寒熱虛實也。此豈帝爲傷寒之設哉。然其中又有脈證參差。難以六經統轄者。故又附錄其脈證治法。以爲後六卷耳矣。序曰。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夫六經要略

之諸方固不足以愈諸病且脫也者亦有之然而深得其本
旨由存付也推此擴彼則万病之多可見即知其源矣源已
明則其脈證雖或異於二書所述而或直用其方或加減用
之或準其方而用後賢之方或效其法自制方俱取的中矣
夫二書固無眼目小兒外科等方論而今遇此諸病詳其脈
證以六經方法治之得效如神者甚多且瘧病篇中無桂枝
加附子湯烏梅丸證疝氣篇中無八味丸當歸四逆湯證瘧
病篇中無小建中湯理中湯各半湯小青龍湯四逆湯等證
而予用之取即效起危廢者數十百人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矣故序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思過半矣者盡其道
之謙詞耳且能尋二字甚重便足以見乎非能尋其所集默

識心通者則不能思過半矣豈尋常之士所能及也哉昔在
晉王叔和鹵莽滅裂不能尋其所集但厭其簡帙之多妄分
乎說六經者十卷或名傷寒論妄立之例以為傷寒之全書
或名金匱玉函經立膚雜之總例以為諸病證治之格式而
分乎其末六卷名金匱玉函要略以為雜病之治法其名要
略者以略出金匱之要也其略載傷寒之論者存其古跡也
今本無之者宋孫奇林億等刪去也見宋板要畧序於此一者分而為二為三遂使其
全部書不傳於後世可勝嘆哉是以後之註傷寒論解玉函
要略者不勝其多晉唐以來無算之醫籍不引用二書方論
者鮮矣其所註解其所引論率錯舛迂曲全合其本旨者幾
希矣是無他徒為叔和所惑以傷寒論為傷寒一部全書要

略爲雜病一部全書。不能復自極力尋其所集。或牽師承。或逞自見故也。已此余類編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

傷寒雜病論原始

仲景洞識四經一貫之旨。爲傷寒雜病論。以立万世醫學之正統焉。按其命名之意。謂之傷寒。則凡類夫傷寒之諸病。皆盡在其中。謂之雜病。則凡不類夫傷寒之諸病。亦皆莫逃其中矣。非謂論傷寒之雜病也。立其六經。本於素問熱論篇。及難經五十八難。衍繹引觸。遂盡万病通治之樞機焉。其言雖不盡同於二經。而其旨則莫非發明二經之玄奧矣。非聖者其孰能此哉。但內經舉傷寒之六經。以示諸熱病皆類之之例。難經但舉五等傷寒之脈。以辯其異。

而擴明夫汗下之法。仲景乃合二經所說。更詳其略。顯其微。揭六經必有之脈證。以爲中樞。而諸熱病皆以其兼脈兼證之殊。辯之以爲分屬。五病更增瘕以爲六。汗下之不可。盡辯無遺矣。於是素問之六經。乃爲各分屬中之一證。難經之五脈。乃爲各分屬中之一脈。而汗下之法。乃爲各分屬中之一法。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其道焉。豈尋常拘字句好理解者之所彷彿也哉。從來註素難者。不究仲景註仲景者。不究素難。紛紜擾亂。各逞臆見。遂使先聖後聖揆一之旨。不明于世也。實可悲哉。今不憚蕪陋。舉熱論及五十八難。而註解之。微見仲景之本旨云。若夫諸氏之紛擾不遑盡正焉。但善明本論。則其得失不辯而可知耳。

熱論篇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熱病言六氣感人為熱之諸病也。皆者總多之辭。蓋熱病固多。而特以傷寒為首。其他為皆傷寒之類也者。以六氣之中。獨寒邪之傷人最多故也。此義見後傷寒十居其七論○程應旆謂內經論熱病。仲景論傷寒。而構種種曲說。以盡惑人。後見

條辨首卷可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學者勿惑其妖誕焉。

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

帝已知六氣之脈證。與其愈死之日期。皆相類。而未知其所以然。故願聞其故也。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

巨陽太陽膀胱經也。諸陽言手足三陽屬。猶言所屬也。風府督脈穴。在項髮際上。氣者營衛也。○言太陽膀胱經。手足三陽之所屬。而其脈起目內眥。上顛。下項。連風府。循背下腰。而至足。居十二經之表。而主皮膚。故為諸陽主營衛。以固護一身。諸陽皆屬於此。各守已之分也。六氣雖不同。而其從外感傷人者。皆由太陽氣虛。故其諸病率先客太陽也。

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帝已知以傷寒為諸熱病之首。故岐伯亦獨舉傷寒以答之。以示諸熱病相類之例也。○人之傷於寒也。當為病寒。

反為病熱者何也。蓋以諸陽之氣皆從內而達於外。故外傷於寒。則陽氣不能發達於外。而邪欲破陽入。陽欲拒邪外出。正邪互爭。乃怫鬱為病熱也。然陽氣盛者。生氣多而易勝邪。其拒邪之勢盛。故其病熱必甚也。陽氣衰者。生氣少而難勝邪。其拒邪之勢弱。故其病熱必微也。如此者。宜先補其陽。令生氣盛。故感於陽者。雖熱甚不死也。但傳於經耳。凡其傳經在三陽之時。發汗而愈。其在三陰之時。下之而愈。若在陽而不汗。既傳陰而不下。則五臟六腑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臟不通而死。其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兩感者。言表裏俱受邪也。夫表三陽衛之。裏三陰守之。三

陽六腑之經。三陰五臟之經也。然陽必導陰衛之。陰必抱陽守之。陰陽互助。腑臟互持。乃立其身命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是也。故表感邪者。府陽雖受邪。而藏陰能助之。腑陽由此得力。乃拒其邪。而為熱。不使邪漫入。但傳經入胃耳。靈樞經曰。邪中於陽。則流於經。是也。若裏感邪者。臟陰雖受之。而府陽能助之。臟陰由此得力。乃拒其邪。不使入客。邪乃出而入於府。靈樞經曰。邪入於陰經。則其藏氣實。府陽助邪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是也。今表裏俱感邪。則陰陽俱病。府陽不能助藏。藏氣虛。邪便入藏。即神之舍。邪入此。則神去。故必不免於死也。靈樞經帝曰。五臟之中風。風者。總六氣言。何如。岐伯

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此之謂也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

強
一日寒在皮膚故太陽受之頭項腰脊此其經所行今寒
客之故痛強也○仲景曰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
惡寒又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強痛
包在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發明此段之義也此
時發汗其邪則解應不傳陽明乃七日其病衰頭痛少愈
若不發汗邪氣留連而陽明氣衰則二日受之若陽明不
衰則不能傳尚在太陽也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
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

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此皆發明此段言外
之意也

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
鼻乾不得臥也

二日陽明受之則邪在肌肉之分深於太陽一層陽明脈
挾鼻絡於目至胸腹身熱者寒已化熱其邪傳入肌肉也
比太陽發熱為深目疼鼻乾者邪客其經故也不得臥者
邪在陽明而衛氣獨行於陽與此相持也此義詳見靈樞
論邪客篇及大惑
論調經論曰陽明者胃脈也其氣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
道故不得臥是也○仲景曰陽明外證身熱汗自出不惡
寒反惡熱也又曰傷寒二日陽明脈大此即發明此段也

此時發汗其邪則解。應不傳少陽。乃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若不發汗邪氣留連而少陽氣虛則三日受之。若少陽不虛則不得傳尚在陽明也。

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

少陽者表之終裏之始。其經直與膽並。故少陽受邪膽則病矣。不若太陽陽明之主皮膚肌肉與胃膀胱相去遠。太陽受邪而膀胱不病。陽明受邪而胃不病也。甲乙經病源論曰少陽主骨又華佗曰三日在肌此華佗皇甫謐巢元方諸氏皆不知內經主膽之義故也今少陽受邪熱在膽故衝動其經為胸脇痛而耳聾也。○仲景曰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又曰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

者必脇下鞞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又曰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此即發明此段也。此時發汗其邪則解。應不傳太陰。乃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若不發汗邪氣留連太陰氣衰則四日受之。若太陰氣不虛則不能傳尚在少陽也。仲景曰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為欲愈也。又曰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而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又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入陰故也。此皆發明此段言外之旨也。

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
已上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傳入於三陰之臟經者故

醫經卷之八
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傳入於三陰之臟經者故

可汗而已。○仲景得斯旨。制發汗解肌和緩三方。太陽則麻黃湯。桂枝湯。陽明則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少陽則小柴胡湯。柴胡桂枝湯是也。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邪在少陽時。失於汗解。則轉入太陰。太陰脾經也。其脈布胃中。絡於噎。今邪熱入之。故腹滿而噎乾也。○仲景得此段之旨。立太陰篇。然止述直中與誤下而得者之脈證治法。而於此段之脈證治法。則列諸陽明篇。如三承氣湯諸證是也。蓋以經之所受。雖在太陰。而其邪之所客。則在胃中故也。但內經以經作說。故曰太陰受之。仲景以病之所。有立法。故名曰陽明病。言雖異而意同。夫邪入於太陰。則

當入于脾矣。反隨經入於胃中何也。蓋邪中於陽。則流於經。經而不已。則入腑也。若邪直中於陰經。亦其臟氣實。則猶不能入客。况本從三陽傳入於陰經者乎。所以隨經入胃。不直入脾也。靈樞經所謂中於陽。則流於經。中於陰。則流於腑。是也不獨太陰。少陰厥陰亦然。從來諸氏。率不極力深會內經。仲景之本旨。徒隨文讀之。故不知此妙義。或以太陰篇為有脫簡。或欲以桂枝加大黃湯。大柴胡湯。治此證。甚者欲以五苓散。胃苓湯。治之。妄意遷就。漫立言。以聾盲後生焉。實可哀哉。吁。中原之博。魏晉以來之久。其間雖有名於當時。而傳於後世者。而未見一人辯知之者。則固無怪夫時師之昧陋焉耳。○或曰。吾子以仲景所辯陽

明內實證為內經所說太陰病誠發明先賢未發之旨者也。然亦有可疑。仲景曰：陽明居中土也。万物所歸，無所復傳。今太陰受之，邪已入胃，而有所復傳，夫少陰厥陰何也？曰：仲景所謂傳也者，邪從此到彼之謂也。從太陽而或到陽明，或到少陽、太陰，皆所謂傳也。故太陰已受之，邪已轉入胃中，作陽明內實者，無所復傳於他經矣。若夫所謂少陰受之，厥陰受之，只不過受胃熱之餘炎，薰灼其經絡，煎耗精血津液耳。非邪從胃出而復傳於他也。唯其在胃不復傳他，故其見證雖有三陰之別，而皆下之去其胃中邪熱，則其經自安也。仲景以內經三陰內實證名為陽明病者，為此也。吁！非深究仲景內經者，不足與語斯旨焉。○仲

景曰：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又曰：傷寒四五日，脈沈而喘滿，沈為在裏。又曰：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又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云云。又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此皆發明此段之義也。此時下之去其邪，則應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若不_下之，邪氣留連，則其熱瀰漫，覃_下少陰也。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少陰腎經也。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今邪熱入胃，其餘

醫經解
卷之八
十一
崇古堂藏

炎煎熬此經。故口乾舌燥而渴也。渴肺熱也。此時下之。去其熱。則應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腹不滿。舌乾已而噫。若不下之。邪氣留連。則其熱漫衍。覃厥陰也。○此時太陰腹滿證尚有。○仲景曰。少陰病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此即直中少陰病。轉屬陽明者也。亦以示不止陽證傳陰之宜。下而雖直中陰證。轉入府則宜下之之活法也。

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厥陰肝經也。其脈循陰器而絡於肝。今邪熱在胃。其餘燔焚之。故煩滿而囊縮。煩心煩也。滿腹滿也。腹滿胃實也。心煩肝熱也。此時下之。奪其熱。則應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緩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衰愈矣。若不下之。其邪留連。則

營衛不行。五臟不通而死矣。○或問六經見證如此而已。耶曰不然。此但舉其大槩。以示其經受病。則有其應之例耳。欲究其詳。則熟讀仲景六經諸篇。而更探討靈樞經脈篇。素問脈解篇。及諸論經絡者。可知之耳。○或問由子之說觀之。此篇三陰病。皆仲景所述陽明病也。其陽明篇中。太陰證固已有矣。其於少陰厥陰證。則無一見之何也。曰邪已入陰。作陽明內實脈證者。則不別。夫太陰少陰厥陰。皆當下之。但詳其內實之微甚。而三承氣湯。大柴胡湯。選用。故唯詳述三承氣。大柴胡之用法。而不論三陰之別耳。世之徒讀文字。妄極穿鑿者。安能知斯旨也。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

三陰五藏之經。三陽六府之經。故三陰三陽受邪。則五藏六府皆受病也。其在三陽也。發汗解其邪。則營衛行而愈矣。其在三陰也。下之奪其邪。則五藏通而愈矣。若三陰三陽皆受病。既至厥陰而不下。津液燼盡。精血涸竭。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所謂其死以七日之間者是也。此其邪甚。其病重者也。若其邪緩。其病輕。營衛尚行。五藏尚通者。猶可救療得生也。仲景得斯旨。而述七八日。八九日。十三日。以上者之證治焉。諄諄無餘溢。吁世之徒拘泥字句者。安能如是也。○按此篇止言足經不言手經者。蓋足太陽主皮膚。則手太陽亦主皮膚。足陽明主肉。則手陽明亦主肉。足少陽主半表半裏。則手少陽亦主半表半裏。至三

陰亦皆然。故已言足經。手經亦在其中。張介賓曰。傷寒者寒邪也。欲求外證。但當察於周身。此二句有病張氏不深究仲景也學者善讀仲景書而後知。而周身上下脈絡。惟足經則盡之矣。手經無能徧也。且手經所到。足經無不至者。故但言足經。則其左右前後。陰陽諸證。無不可按而得。而手經亦在其中。不必言矣。云云。此說發前人之所未發者也。諸氏多不知此義。妄言傷寒傳足不傳手。而作種種鑿論。謬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邪在巨陽時。發其汗者。與其邪輕。正氣勝。而自解者。其法如此。仲景所謂發於陽七日愈是也。陽明少陽倣此。

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此日思飲食則前太陰受之時不思飲食可知
 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噦。此日不滿則前少陰受之時腹滿可知
 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緩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此日少腹微下則前厥陰受之煩滿時少腹窄上可知矣

邪在太陰時下之者與其邪輕正氣勝而自解者其法如是少陰厥陰倣此。○前所謂其愈皆以十日已上者如此。由此觀之彼七日巨陽病衰者亦必待十二日而愈也。蓋大邪雖已去而其餘氣尚在經隧間而經氣未盡復至十二日乃六經氣盡復也。仲景所謂風家表解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是也。蓋不止邪氣之流行盛衰如此而正氣之來復亦如此也。然則八日陽明病衰者十三日可愈九日少

陽病衰者十四日可愈三陰病倣此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

藏脈即經脈各通其藏脈者若巨陽病則治巨陽陽明病則治陽明鍼藥皆然仲景曰太陽病頭痛七日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為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亦擴此義也又曰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亦即此法也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所謂各通其藏脈者大法如是○已上邪從陽入陰之大法而陽證實熱之本病也仲景擴其法立汗下之法發汗則制桂麻葛根柴胡等方下之則制三承氣湯大柴胡湯

等方。以盡其奧秘矣。○此篇奧旨。難經發明之。見于後。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
帝問其表感於寒而行六經七日死十日以上愈之解既
得聞之矣其兩感於寒者其經脈兩應何經其病證兩形
何證乎。

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
而煩滿。

表感於邪者巨陽受之陽尚拒之化為熱故見頭痛等證。
裏感於邪者少陰受之陰不能拒之還於府其寒直入藏。
少陰腎也邪直入腎則元陽浮散於外而不主氣之運化。
故口乾而煩滿煩心煩也元陽浮散於外故滿腹滿也裏

冷不主氣化故此即表熱裏寒於此時急溫其裏以復其
元陽則或可得不死焉若不然則其寒益延及於脾其熱
傳及於肉。

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

寒及於脾故腹滿不欲食熱及於肉故身熱譫言譫言邪
熱犯心也至是則難治惟勉溫補其裏以復其陽則猶可
望生若不然則陽氣漸微其寒益延於肝其熱傳及於膽。
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
者六日死。

寒及於肝故囊縮而厥熱及於膽故耳聾夫太陽主皮膚
皮膚即肺之合陽明主血肉血脈即心之合少陽主膽三

焦亦在其中。今熱徧三陽。則心肺膽焦陽中之陰已傷。寒徧三陰。則腎脾肝藏陰中之陽已竭。五藏已傷。則六府亦不通。病至於此。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根本已盡。故六日死。前所謂其死以六日之間者。如此。若水漿入。知人者。猶可望生。

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此之後三日。乃死何也。

帝問表感於寒者。六日而六經皆傳。五藏六府皆受病。則七日乃死。理之當然也。今表裏兩感者。三日而六經皆遍。藏府皆受傷。不通。則當時應死。反如是之後。尚延三日。乃死者何也。○如是之後三日。合前三日。則六日也。

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陽明者。胃氣也。為水穀血氣之海。其經為十二經脈之長。血氣俱盛也。故兩感者。雖邪甚之病。而胃氣未絕。則不死。若其不知人。水漿不入三日。則其氣盡絕。故六日死也。○此曰不知人。不曰水漿不入者。省文也。凡古經此法甚多。至仲景書亦然。不可不知也。

按靈樞經論勇篇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黑色皮厚肉堅。大壯實者。重感於寒。外內皆冷。則病。况如其他者。雖不重感。而外內皆冷。乃病可知也。又邪氣藏府病形篇。帝曰。五藏之中。風何如。六風者。總言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此說兩

感之病原也。仲景得斯旨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云云。而本篇曰：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夫三日而六經皆病，斯其病之重而急者，所以必不免於死也。若其病稍輕而緩者，不必三日而六經皆病，或雖重而急者，而其水漿尚入而尚知人者，亦不必六日死，而猶可救療而得生焉。仲景乃得其旨，而述其脈證治法者，數十百條。論中不可發汗，不可吐，不可下，不可火，不可水，諸證及小建中湯理中湯炙甘草湯四逆湯黃連湯吳茱萸湯諸證是也。見于余類編太陽中篇陽明下篇。丁寧詳悉，無復餘蘊。朱奉議微得其旨，乃曰：先用四逆湯溫裏，後用桂枝湯解表，是雖拘泥一法而未至全失內經仲景之意也。若夫王叔和發表攻裏之說，張元

素大羌活湯之方，及後之陋醫，以兩感為熱極，或制沖和靈寶飲，或攻表用葛根麻黃，攻裏用調胃承氣，或為一日五苓散，二日大柴胡湯，三日大承氣湯之說，反以活人書為謬者，不啻失內經仲景之意。教人以劊子之術者也。哀哉。又按本篇所說止舉邪之中太陽，傳六經者，與陰陽俱感者也。靈樞經百病始生篇說病之起於陰而邪中上中下邪氣藏府病形篇說邪之中陽中陰中藏及陰陽俱感而中陽乃分中太陽中陽明中少陽。詳見于後見仲景乃得其旨，更補本篇之義，以述六經直中之脈證治法。所謂太陽陽明中風少陽中風及三陰諸篇病是也。於是外邪傷人之機，其受邪皆由正

氣虛之旨。盡備無遺。故善讀其書。細味其旨。則內傷正虛之脈證治法。自在其中。委曲周悉。無復餘蘊。然朱丹溪妄謂仲景之書。詳於外感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也。不知詳於外感。則內傷亦詳也。此不深信仲景。而以己惑惑人者也。張介賓有云。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是誠斯道大魔。生民之厄運也。誠哉言也。

凡病傷寒而為溫者。先夏至日者為溫病。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外感之證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冬藏於精者。春不病溫。云云。合二篇觀之。則病溫者。因傷於寒。而傷於寒者。因不藏精也。不藏精者。

兼肆色之客。與勞役之人而言。夫房室勞役。內外不同。而其失腎精則一也。程應旆曰。冬當寒水主令之時。此謂閉藏。有違聖度。而傷及腎。是為冬傷於寒。謂失冬氣養藏之道。凡此者。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傷在藏矣。以其乘令。尚可禦邪。令氣一去。則因於露風寒熱。乃生。云云。此程氏之發明。誠可以破千古之惑矣。夫冬不藏精。則腎水傷。不生木。木已虛。則火亦虛。故至春則不耐溫氣。至夏則不耐暑氣。乃感焉。致為病溫。為病暑也。此以其身之正氣虛。故不能耐於時令之正氣也。溫也。暑也。雖時異名殊。而其本皆因冬不藏精也。精虛則津液少。津液少則藏府百體皆失其養。遂致令溫暑之邪肆其燥熱矣。故凡治之之法。雖有表

證不可發汗。雖有裏證不可下。但當補陰潤燥清熱生津。津液一生則四肢百體得其養。邪氣無所留。隨汗乃解。此謂與汗也。而津液盛則無凶陽之虞矣。其邪不盡解則汗出不止。故其汗雖多出而勿止之。邪皆出則汗自止也。故曰皆出勿止。或曰。本文但言暑當與汗。不言溫之治法。何也。曰。溫暑同病同證。但以夏至前後別名耳。已曰暑當與汗。則溫自在其中。不待言矣。此古文省字法。○王叔和傷寒例曰。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熱極重於溫也。云云。此說謬也。夫中邪之大者。莫不即病焉。若其邪小者。留而不去。則不過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脈息。

而成積成疝矣。詳見靈樞經百病始生篇等中或夏傷於大暑。汗出腠理開。遇淒滄之水寒。藏腠理皮膚之中。則不過秋傷於風。發為寒瘧矣。或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亦不過至春夏為溫瘧。詳見于瘧論篇夫藏於骨髓藏於腎者。且不過成溫瘧。豈有寒毒纔藏於肌膚。至春夏為夫溫暑之大病乎哉。此叔和所以淺於仲景而昧於內經也。按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云云。其末曰。一逆尚引日。一逆者指前發汗也此分明示溫病不可發汗。若誤發汗。虛其表氣。則風邪襲其虛。風與溫邪相搏。乃為風溫病。而引日難愈也。此發明夫內經當與汗之奧旨矣。奈何王叔和妄吐陽脈浮滑陰脈

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之妖誕。而後之愚者。孫思邈朱肱之輩。宗其說。更為種種臆說。漫制萎蕤湯等方。以毒害蒼生。耶。若夫程應旆之敏言。大青龍湯可借用。如萎蕤湯亦是也。亦為其所惑矣。又若夫王冰馬時張介賓輩。註內經。誤解當與汗為發汗之義。夫發汗是奪汗耳。何可謂之與汗也哉。此處一誤。故其他亦因誤者多矣。不亦疏乎。

帝曰。熱病已差。時有所遺者何也。

遺者謂病尚一二在也。

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

強食者。或人強食之。或自強食也。夫熱甚則胃氣不和。胃氣不和。而強食則不能盡運化之。其食渣粘著於胃中。鬱住其邪熱。穀氣與邪熱兩熱相合。故其病雖大熱既去。而尚有所遺。不能全愈也。治之法。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雖治遺亦不外常法也。○仲景曰。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者。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損穀者謂不多食又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皆發明此段之餘意也。但此段所說。則故病不盡愈。而有所遺。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治之也。仲景所述。則故病已解。脈已和。又有所病。故但損其穀食。不過飽也。不必服藥自愈。○今之醫治傷寒。

餘熱率用八解散香砂六君子湯之類。以爲套方。二方皆化宿食。健胃氣。暗合於內經仲景此段之旨焉。然而不知視其虛實。調其逆從之法。故或偶得愈。或不得愈。以致綿延引日。或由此生他疾。終致不起者。亦間有之。蓋以不究內經仲景之旨。唯習夫儒醫之陋說故也。或以此爲熱因熱用。秘中之秘者。其愚極矣。

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肉者九鳥獸魚肉。其性多抱熱毒而難化。故食之則其熱復起也。多食之義。已見前段。○仲景得斯旨。而擴其義曰。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且立勞復差後陰。

陽易諸病脈證治法。以盡內經之奧旨矣。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

內經黃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其已曰。皆則知熱病非一種也。已曰。傷寒之類也。則知其病皆類於傷寒也。然在帝則皆知之。常人則不知。故問傷寒之類有幾種。其脈有變否。○變異也。

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所謂熱病者。皆傷寒之類者。大槩如此。其所苦不同。而其六經見證多相類。故曰。皆傷寒之類也。但其脈各不同。今述其異。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

陽言寸脈。陰言尺脈。九寸以候表。候上候衛。候府。九尺以候裏。候下候營。候藏。陽浮而滑者。表受風而衛強也。陰濡而弱者。營為衛所并也。○仲景得斯旨曰。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又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其意以謂已見緩脈。陽浮陰弱。則表中風。衛強營弱之候明也。如是則雖不兼滑濡。亦可名為中風。此示人以活法也。後皆倣此。

濕溫之脈。陽浮而弱。陰小而急。

濕溫謂濕病之發熱頭痛。似溫病者也。陽浮而弱者。表受濕而衛弱也。陰小而急者。衛受濕而營為之鬱也。○仲景

曰。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緩者為中濕。又曰。濕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又曰。濕家身煩疼。以發其汗為宜云云。

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瀼。

陰陽俱緊瀼者。表裏受寒而營衛俱澁也。○仲景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

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瀼。

熱病者。謂中暑熱之病也。浮之而滑者。暑熱在表也。沈之而散瀼者。暑熱傷氣而裏虛也。陰陽俱浮者。暑邪中於表裏也。○仲景曰。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而惡寒。身

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溫病者。即內經所謂病溫。暑是也。行在諸經者。在太陽則脈浮。陽明則脈大。少陽則脈弦。三陰則脈沈是也。不知何經之動者。言其病證相雜而不純一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者。言各隨其脈。知邪所在之經而治之也。○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夫脈浮頭項強痛。是太陽病也。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病也。如此者。不知太陽之動耶。陽明之動耶。但隨其脈浮。乃為太陽病。若脈大。則當為陽明溫病。各隨其經所在取之。鍼藥皆然。○已

上五病。皆於其初發而分其異也。如風寒暑濕。則感而即病。故各有定體而現其脈也。若夫溫病。則冬傷於寒。真陰已衰。陽氣失配。精血微少。不足養身。以至春夏。不耐時令正氣。因感為病。故其脈無定體。而但浮。變隨各經。見其脈耳。○或問。內經說傷寒之六經。難經說溫病之在經。然則中風濕溫熱病。不傳於六經。歟。曰。內經已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而舉傷寒之六經。則其他諸熱病。皆傳變於六經。固不待言而可知也。仲景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此不言傷寒。言太陽病者。總夫中風溫病。瘧濕暍而言。此發明內經之旨也。此段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者。非謂溫病獨傳變於六經也。但以其脈

醫經解
不如風寒暑濕之有定體。而可名浮而滑濡而弱。浮而弱。小而急。盛而緊瀆。浮之而滑沈之而散瀆。而只隨其經所在見其脈故也。或曰。然則除溫病外。諸病雖傳於他經。不變其脈乎。曰。固哉。子之讀書也。夫溫病已隨其經所在。各見其脈。則其他諸病亦各隨其經所在而變其脈。固不待言而可知矣。古人多不解斯旨。乃妄為臆說。曰。風寒傳變六經。暑濕偏著於五藏。吁。於素難仲景之諸篇。未見似此之說。是但求其義而不得。又從為之辭者也。陋哉。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

內經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而已。

夫六經已示諸熱病之證例。則知此治法亦示諸熱病之治例也。然今治諸熱病。其未滿三日者。有汗出而死。下之反愈者。其滿三日者。亦有汗出而愈。下之反死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內經之所說。其未滿三日也。若示邪在表之例也。其滿三日也者。示邪入裏之例也。夫人有虛實微甚。邪有輕重緩急。如之何其得拘日數也。其傳之速者。雖得之一日。便直入裏。其傳之遲者。雖已過十日。而尚在表。但當隨其脈證而行。汗下為得之。故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言三陽。陰言三陰。凡三陽虛而受邪。三陰盛而無病者。是為

表病而裏和。故汗出而愈。若誤下之。則已正氣而其邪不去。故即死也。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三陽初虛而受邪。而其邪傳經內入。三陽復盛而無病。但三陰受其邪。熱而虛者。是為裏病。故下之而愈。若誤汗之。則虛其表而裏邪不去。故死也。內經以三日之滿未立汗下之法。其微旨如此。其既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陽盛陰虛。下之而愈。則雖三陽虛受邪。而三陰未盛者。不可發汗。雖三陰受熱而虛。而三陽未盛者。不可下之。必須先調其三陰。救其三陽。令其更盛。而後乃行汗下焉。此扁鵲言外之微旨也。仲景得其微旨。乃述不可汗。不可下之脈證治法者。凡數十百條。諄諄然無復餘蘊。但扁鵲以此為諸熱病通

治之法。仲景擴之以為萬病通治之樞機。非聖者其能如此哉。王履淳洄集解。陽虛陰盛。以為寒邪外客。解陽盛陰虛。以為熱邪內熾。而自以為傷寒一病。汗下之樞機者。真所謂以蠡測海者也。陋哉。

按難經舉五氣之病。以明內經之旨焉。中風風也。傷寒寒也。熱病暑也。濕溫濕也。溫病火也。仲景更添瘧以為六病。瘧即燥病。因血液燥竭。筋失潤養所致也。於是乎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病。悉具矣。其可別治者。各立條件。以示其脈證治法。其可通治者。立六經及壞病諸篇。以括之。博之。與約。常之。與變。同異多少。極微盡精。靡有缺漏。故序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然則後之言仲景之書。詳於風寒

